

义高于情

——观《给阿嬷的情书》所感

○ 张明池

世人常言“情义”，习惯于将“情”“义”二字齐用，仿佛它们是一个硬币的两面。然细思深究之，发现二者实为两个不同维度的存在。观罢《给阿嬷的情书》，愈发确信义高于情之论——有情未必有义，有义必然有情。

情，往往是功利性、有条件的，无论是基于血缘的亲情，还是基于互赏的爱情，抑或是基于同志的友情，其产生与维系均依赖于特定的对象、特定的环境与特定的利益，一旦前提消失，情便极易随之瓦解。所谓“人走茶凉”“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”，便是情之脆弱性的直白写照。情是主观的波动，是私域的偏好，无法承担过重的社会责任与道德期许。

义，则是超越性、无条件的，不依赖对象的反馈，不计算投入的回报，逻辑起点是“应当”而非“想要”。《给阿嬷的情书》中，谢南枝与郑木生并非至亲，亦非恋人，仅是一面之缘的恩情，郑木生死后，谢南枝却选择背负起照顾其遗孀叶淑柔的责任，长达18年。她与叶淑柔素未谋面，何谈情深？她这18年的付出没有任何回报，谈何重利？唯一的解释，是她发自心底认为这是“应该做的事”。这种“应当”便是义，剥离了世俗的情感羁绊，上升为一种理性的道德

自觉。

可见，情是感性的冲动，义是理性的抉择。有情而无义，不过是酒肉朋友、露水夫妻；有义而有情，方为生死之交、患难伴侣。

那么，义由何来？

义基于道，赖于德。道是宇宙运行的规律，德是社会共守的规范，遵道崇德者有义。但仅有外在的道与德，尚不足以解释义的自发性，义的超越利害，更在于其发轫于人心深处的良知。

基于道，这是义宏观层面的合法性。孟子言“舍生取义”，这里的义指向的是“天道”，一种超越个体生命的宇宙秩序；文天祥“留取丹心照汗青”，并非出于对某一姓帝王的个人感情，而是心怀守护华夏文明绵延不绝的使命担当。

赖于德，这是义社会层面的规范性。谢南枝之所以能坚持18年，是因为她深受中华文化中“守信重诺”的熏陶，诚信的德行内化为品格，使之无法做出违背良心之事。

良知是人内心天然的“是非之心”与“恻隐之心”。谢南枝的良知容不得叶淑柔孤儿寡母受苦，不忍让叶淑柔因丈夫离世绝望，正是这种源自人性深处的悲悯与不忍，凝成义最纯粹的形态，愈发令人感动和敬仰。

道赋予义以高度，德赋予义以厚度，而良知赋予义以温度。谢南枝终身未嫁，将青春与积蓄悉数奉献给一个陌生家庭的行为，无法用“情”来解释，只能归结为“义”的召唤。当良知被唤醒，人便不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，而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、自我与他人的桥梁。

历代史书记载下来的，少有情种，而多有义士，足见自古义高于情。

《给阿嬷的情书》的高明之处，在于用最朴素的方式诠释了“义高于情”这一宏大命题。谢南枝没有豪言壮语，只是默默地寄钱、写信、寄自行车，甚至编织谎言，只为维系叶淑柔活下去的希望。这不仅是施恩，更是一种近乎宗教般的悲悯，是一种薄于云天的大义，已经超越了自觉的层面，升华到了自发、自由的高度。

情是流动的，易变的；义是恒定的，坚实的。一个社会如果只讲情不讲义，便会陷入裙带关系与腐败；一个人如果只重情不重义，便会在关键时刻丧失底线。

《给阿嬷的情书》结尾处，叶淑柔教导孙儿“做人一定要有情有义”。其实，“有情”不难，难的是“有义”，而世间最能撼动人心、触及人性的，是“义”，而不是“情”。

莫负清泉

○ 李艳君

小时候，我总见奶奶用洗菜水浇院子里的那丛月季。清水洗过青菜，泥土簌簌沉底，奶奶小心端起水，颤巍巍走向花圃。我问她为什么不直接接一桶新水，她只笑笑：“水灵着呢，别糟践了。”

那时，我不懂这句话的分量，只记得奶奶端水的背影，窄窄的，微微弯着。从灶间到花圃不过十来步，她走得极稳，生怕洒出一滴水。

每逢落雨，奶奶就搬出家里所有的盆盆罐罐，摆在屋檐下接水。奶奶说这水甜，泡茶最好。其实泡出来的茶没什么特别，只是那时不懂，那甜不在水里，而在等雨时心底生出的欢喜。

后来我离家工作，住进高楼，水从管道里来，一拧就有。有一年回乡，我见奶奶还在用攒下的水擦桌子。那一刻，我心里一酸，蹲下来帮她拧毛巾，她看着我笑：“城里水再多，也不能糟践。”

前年，奶奶走了，院子里的月季还开着。我用她留下的那把旧瓢，端水出门。从灶间到花圃，十来步的路，我走得极慢，怕洒出一滴水。那一刻，我窄窄的背影像极了当年的她。

如今我也有孩子。我教他洗手时把水开小一点，他问为什么，我说：“水灵着呢，别糟践了。”话一出口，我自己也愣了，这句话穿过三代人的屋檐，落在他好奇的眼睛里。

他大概也如同当年的我那般不懂。但没关系，总有一天他会明白，奶奶的那盆洗菜水，从灶间流到花圃，从乡村流进城市，更会淌进他漫长的一生。

连载 ⑤

布衣诗人谢榛

○ 武俊岭

王世贞点头，说，放心，有我们几个兄弟呢。

杨继盛临刑头一天，王世贞让弟弟世懋通知谢榛、徐中行、宗臣、吴国伦，一定要在明天午时赶往西市。如果不忍看到继盛的就戮场面，可以晚到一会。

晚上，王世贞悲愤难眠。他知道，杨夫人自然会提前赶到西市，等着为丈夫收尸的。这样，要马上写出一篇祭文，连夜给杨夫人送去，让她在丈夫尸体旁边哭诉。巨大的激情刺激着王世贞，祭文一挥而就：

未亡人张氏谨采首阳之薇，挽汨罗之水，致祭于夫君奉直大夫椒山杨公之灵曰：于维我夫！两间正气，万古豪杰。忠心慷慨，壮怀激烈。奸回敛手，鬼神号泣。一言犯威，五刑殉节。关脑比心，严头嵇血。朱槛段笏，张齿颜舌。夫君不愧，含笑永诀。渺渺忠魂，常依北阙。呜呼哀哉，尚飨。

王世贞把弟弟世懋唤至跟前，说，速将此文送给杨夫人。她粗通文字，你教她两遍，她就能读下来了。明天让她带着此文，跪在丈夫面前哭诉。

放心吧哥哥！

王世贞又唤来一个家人，说，快去棺材铺订一口棺材，明天午时送到西市。

第二天，杨继盛被押赴西市。临刑前，他口占一首：

浩气还太虚，丹心照万古。生前未了事，留与后人补。

吟毕，一口大刀将其身首异处。

围观者爆发出海啸般的哭声。杨夫人挣脱开儿子应尾、应箕的搀扶，像疯了一样冲向丈夫的尸体。女仆则将杨继盛的头颅捧起，想与脖子接续上。血流得

并不是很多，但赤胆忠心一样鲜红。杨夫人悲号两声后，捧起祭文，哽咽而读。至情的文字，由伤情之人读出，把围观的所有人都感染了。男人们，无不发出有声或者无声的悲哭。女人们，则哭声响亮，犹如萧萧白杨。

王世贞、徐中行、宗臣、吴国伦一齐来到尸体旁边。王世懋引着四人，抬着一口棺材过来，停放地上。

王世贞站起来，此时，他已知谢榛没有到场，不满足即塞塞胸间。愤怒之情让他忘却谢榛的退缩，掏出祭杨继盛的诗歌来，大声朗读：

方外诸人刚获宥，朝中奸佞正专权。安向天公借雷电，尽诛魑魅须臾间。只手擎天建大功，亲承顾命美奇逢。一朝血染圆扉土，谁把沉冤控九重。自古忠臣祸罪奇，大狱频兴地寸灰。天公若识人间恨，当令父子跪高碑。

王世贞读完，徐中行、宗臣、吴国伦依次读诗祭奠。场面混乱嘈杂，虽然有少量严嵩一党人物夹杂其间，听出四人诗有痛骂严嵩之意，但并没有听得十分真切。

王世懋取出从棺材铺买来的衣服。几人一同动手，换下杨继盛那身血渍斑斑的旧衣。然后，把杨继盛抬进棺材。杨夫人双手捧着丈夫的头颅，安放在断脖之上。最后，砰的一声，棺材盖子与棺材身子严丝合缝，把杨继盛包裹在一个封闭、安全的空间里了。

王世贞带领徐中行、宗臣、吴国伦、王世懋，走在棺材前面，杨夫人则在儿子、女仆搀扶下，跟在棺材后面，往位于澄清坊的家中走去。

走到家时，仆人已把大厅收拾利

索。棺材停放在大厅里。

王世贞让杨夫人找出一张杨继盛的画像，看了半天，感觉神情太过喜悦了。于是，便让宗臣把李画师请来。依据画像另画一张，做为遗像。

王世贞等人与杨夫人商量，在家中停棺三天，接受同年、老乡、好友的吊唁，然后占卜坟地安葬。杨夫人点点头，说，任凭元美、子与等兄弟操持，我配合就是。

忙乱着，天便黑了。杨家仆人于院子一角，垒起一个灶台，放上一口大锅，炖出一锅猪肉白菜豆腐。王世贞等人一人一碗，含泪吃下。然后，便在棺材两边坐下，为继盛守夜。继盛的大儿子应尾咽不下一口饭，走到大厅，呆呆地坐在棺材旁流泪，一会儿喊一声爹，一会儿喊一声爹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便有人前来吊唁。一开始稀稀拉拉，后便三五成群了。兵部主事王遴是继盛的同事，踉踉跄跄而来，离棺材还有三两米呢，扑通一声抢至近前，哇哇大哭。半天，王遴才渐渐平复下悲痛的心情。

应尾、应箕朝着王遴磕头，哽咽着说，谢谢王世叔！

王遴把应尾拉起来，对着王世贞说，请元美、子与等兄弟作证，我决定把我女儿许配给此儿为妻，以表达我对椒山的敬仰之情。

听到王遴的承诺，杨夫人从另一间屋里出来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哭着说，王兄弟，我替椒山谢谢你！

王遴吓得往旁边一闪，说，嫂子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，我比椒山小好几岁呢。

王世贞、宗臣把杨夫人拉起来。女

仆过来，把杨夫人搀扶回屋。

下午，王世贞正要请风水先生往城外选择墓地时，巡抚艾希淳、御史徐坤、知府赵忻一块来到。一阵大哭之后，艾希淳等人在前，王世贞等人在后，来到杨夫人身边。艾希淳从怀里掏出一张地契，递给杨夫人。艾希淳说，这张地契，一共三百亩地，是我与徐御史、赵知府三人凑钱买的。这样，椒山就可以埋在自己的土地上了。

杨夫人感激地看着三人，说，三位大人对我杨家这样好，杨家永世不忘。就怕因为杨家，给各位大人带来麻烦，心里着实过意不去。

徐坤说，不怕，我们这官是朝廷给的。

赵忻说，让当呢就当，不让当咱就回家。家里好歹还有几百亩地，饿不死咱。

王世贞见三人这样侠义，连忙抱拳拱手，说，三位大人义薄云天，让世贞感动。椒山泉下有知，也会瞑目了。应尾、应箕两个，即便科举不顺，也有生计了。

应尾、应箕听到这里，连忙过来，朝三位大人磕头谢恩。

安葬杨继盛那天下午，三百多人前来送葬。经过京师的大街时，两边站满围观之人，纷纷说，忠臣啊忠臣！

在艾、徐、赵三人购买的土地的最高处，挖好了一个很大的墓穴。棺材入穴，坟茔隆起，一代直臣就这样安眠地下了。

有关杨继盛生前死后的所有事情，严嵩全都知道了。他对胡植说，记下与杨继盛之事有关的人名，一个也不许遗漏。

胡植连忙把一纸递给严嵩，说，相爷，我早就记好了。 (未完待续)